

大千世界



第5辑合订本
大千世界报社

daqianshi.jie

马三立为自己立碑

人到老年会有一种“黄昏感”，最忌讳说到“死”字。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老先生虽也年逾古稀，却没有在天津公墓，有趣的是，他在墓地竖了两块碑，一块是其夫人的，另一块碑则上书“马三立之墓”，马老还扶着自己的墓碑留影。

(刘兵 摘自《北京晚报》)

大千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十六日出版

1987年5月1日

第9期 (总第65期)

《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1957年，北京曲剧团把这段故事改编成曲剧，在前门小剧场上演。当时

只想仗着公案戏的曲折情节招徕观众，提高上座率。

周恩来总理一向关心曲剧这个新中国建立后诞生的新剧种，亲自来看了这出戏。

前门小剧场在北京大栅栏。由于这条街每天行人摩肩接踵，公安局规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总理以身作则，把卧车停在前门大街，步行来到这里。

总理早已买好戏票，但是来得晚了些，戏已经开始。总理来到入场口，服务员撩起门帘，请他入场。总理一摆手，走近服务员，低声说：“等换幕时再进去吧！”服务员觉得这样的观众太少见了，不由得抬起头来，仔细一打量，忽然激动地说：“您，是总理？请您入场吧！”

总理说：“看戏，本来应该准时入场，我今天迟到了，戏正在演出，我进去，既妨碍观众看戏；又打扰了演员的演出，破坏情绪。”终于等到幕间，总理才进入场内。

演出结束，总理来到后台与演员见面。总理说：“我访问非洲十国，刚刚回到北京，看到报纸，知道你们演这出戏，马上就来看了。”又说：“我喜欢这

徐特立断指写血书

五四时期，徐特立在湖南办学，有一次，因有人得罪了湖南辰州的英国教士，卖国政府竟用大炮轰死了群众十多人，赔偿洋人白银八万两，还发布了无理的命令，不许辰州人五年内参加科举应试，并为英国教士立碑树荣。

徐老有着强烈的爱国心，耳闻目睹这类“国耻”、义愤填膺。一天，徐老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讲演。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洋教士为非作歹、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人惨遭杀害时，徐老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号召青年一代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激励热血儿女，“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说完，他立刻跑进厨房，取了一把菜刀，当场斩断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而用断指血写了八个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爱国壮举，使在场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爱国主义烈火熊熊燃烧。

(连平摘自《解放日报》)

在大栅栏小剧场

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

在演出质量方面，总理也提出意见。

总理后来得知剧团把这出戏加工提高了，关照拍成彩色影片。在审片那天，总理一边看影片，一边与戏对比，进行品评。指出哪里比戏精彩，哪里不如戏深刻。当看到结尾时，总理风趣地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可不要犯他们的错误噢！”

这出戏，从1957年到“革以前，北京曲剧团演出八百多场，上座一直不衰。

(魏喜全撰文，宋瑞英摘自《北京法制报》)

黑格尔的婚礼

曾任纽伦堡中学教员的黑格尔被人夸为“才华横溢，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一颗新星，可这个事业上的宠儿，年薪只有一千吉尔盾，这点钱要想筹办一个象样的婚礼，根本就不可能。

未婚妻玛丽是个聪慧的姑娘，笑盈盈地告诉黑格尔，结婚时什么也不要，就要两只大口袋。玛丽的要求，使这位哲学家感到不可理解，但他还是照办了。

婚礼前一天，她一身便装打扮，并要求黑格尔也脱下西装革履：“带上你的口袋，我们去野外采花。”“哦，原来买口袋为这！”他恍然大悟。

黑格尔和玛丽的鲜花婚礼也许在当时是最奇特的婚礼。一个钱不花，只用采撷来的各色野花点缀新房，五彩缤纷的花朵令人目不暇接；芳香四溢的花朵叫人欣悦不已，一对新人就成婚于鲜花丛中，真是美雅简朴得无与伦比。难怪当时有人惊呼：“黑格尔在哲学上是创纪录的，他的婚礼也是创纪录的。”黑格尔也说他的事业上的成功，多亏了玛丽，多亏了那个美好的花簇拥的夜晚……(金冲转自《文摘》)

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 He is holding a long, thin object, possibly a sword or a brush, in his right hand. In his left hand, he holds a small bottle with a label that appears to be a character from the text above. Above the man, the characters '弄羽醉酒' are written in a bold, stylized font. To the left of the man, there is a vertical inscription: '丁巳年夏月' (Year of the Dragon, Summer Month).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乔羽同志为电影《上甘岭》作的这首歌词，三十年来久唱不衰，为亿万听众倾倒。

乔羽编的《红孩子》、《刘三姐》等剧本，由苏里执导成片，震动国内外影坛。他为电影所作一首首歌词，虽不同于洋洋万言的剧作，但一经谱曲，支支非同凡响。“让我们荡起双桨”、“樱桃好吃树难栽”、“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风情、人情、抒情，情情俱佳，脍炙人口。

他的好友苏里说，乔羽的歌词叫你如醉如痴吧？告诉你，他都是在喝酒的时候写的。

当然这是句玩笑话，乔羽并无酒癖。但苏里“证明”乔羽确有过“对酒当歌”一事。那是在拍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时候，苏里偕同乔羽到了遐迩闻名的山西杏花村。酿酒厂主人以美酒款待远道而来的诗人和导演。苏里不会酒，做做样子而已，乔羽豪饮，数杯下肚，不觉酩酊大醉。酒主人大概甚懽“斗酒诗百篇”的掌故，并不劝醉客休憩醒酒，却取过文房四宝，铺展宣纸，请诗人挥毫即兴作赋。苏里有点慌了，示意他的老友莫献丑。可乔公不睬不理，摇摇晃晃提起狼毫，不假思索，便行云流水落墨：“劝君莫到杏花村……”

苏轼傻眼了，酒家主人也面呈不悦之色——乔公真叫酒后失言，怎好以诗杜客呢！可是，待第二句跃然纸上时，人们笑了，拍手叫绝：“此地美酒能醉人。”

(未清摘自《周末》)

《马赛曲》是怎样写出来的?

《马赛曲》是全世界闻名的歌曲，法国人民曾高唱这首歌，拿起武器抵抗住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进攻。

当年驻守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炮兵部队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他能作曲作诗，人们都亲切地叫他鲁热·德利尔。有一天，斯特拉斯堡市市长邀他作客。市长指着桌上少许的面包和火腿说：“炮火笼罩下的斯特拉斯堡，只有粗茶淡饭。只要不失热烈的气氛，只有我们的士兵不失去勇气，我们饭桌上的东西少一些没关系。”市长又转身对女儿说：“我还有些藏在葡萄酒，（你去拿吧）让我再为自由和祖国唱一首歌，心灵中喷涌出来振奋的歌曲。”深夜，德利尔在酒室，酒意正浓，心潮激越，他决心创作一首澎湃的歌曲。他时而挥毫疾书，时而奏乐曲，时而唱歌词，通宵达旦，直至清晨六点，一首雄壮的战歌终于赫然而出。

一九三一年，上海盛传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有重大贪污罪行，舆论哗然。这时有位读者写信给《生活》周刊，揭露王伯群贪污腐化，穷奢极欲，花公款数十万元，在上海愚园路私筑“藏娇金屋”，他利用金钱和权势，威胁利诱大夏大学一个女学生做他的小老婆，婚礼之奢华不亚于蒋宋……。韬奋看信后十分气愤，把读者来信和编者长篇

按语放在“信箱”专栏中发表。韬奋在按语中，痛斥王伯群在民穷财尽的中国，身为国民党高等官员高踞却穷奢纵欲，实为国家罪人。小册子印好后，当稿子正在排印时，王伯群知道，连忙派商务印书馆的一位“交际博士”和另一个南洋同学，携带人民币十万元巨款到生活周刊社，和韬奋讲“谈判”。来人假惺惺地说：“王部长最近拨下巨款，对上海各报馆都有补助，因为《生活》是最爱好的刊物，所以补助的经费特别多些。”韬奋严峻地告诉他： “《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从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当场断然拒绝。两人面对面不对，连忙说：这笔现金不算津贴，作为股金投资给《生活》周刊好了。韬奋说：“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给仁济堂，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弄得这两位“使者”面红耳赤。

后来，王伯群又暗中叫人写了几封匿名信，警告韬奋小心！但韬奋对王的猖狂揭发攻击，依然如故。他愤慨地斥责王伯群是做贼心虚而离群以格的人，以为出几个臭钱，便可使人忘其鄙薄而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大家的脸上近人们的脸人们激动得长时间的互相拥抱。还第一段第一曲第二唱完，很快，这歌就传了出去，飞遍了整个法国，飞出国界，传到了世界各地。

(其明摘自《少年文史报》)



梅姑娘传奇

严孟钰

梅坞是个滨海小镇，镇里有个寡妇，夫家姓梅，人家都叫她梅婶。梅婶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女红。膝下有一双如花似玉的闺女，姐姐梅筠，妹妹梅萍，习惯上叫她们大梅、小梅。姐妹俩一般高，一样俊，要不是小梅嘴角上有颗小黑痣，你就别想辨别大小呢！说起脾气来，可不同啦，大梅秀气文静，小梅任性活泼，还有点小心眼。因为姐妹俩既不同月生，又相差不及一岁，外面就有些议谈了，说一个梅叔的遗腹子，梅婶的亲骨肉，另一个呢，听说是梅婶小姑子梅姑和她丈夫陈少衡去台时托梅婶抚养的。还有人从梅婶、梅姑当坐月子的先后考究出大梅是梅家女，小梅是陈家根。无奈姐妹俩长得一样标致，象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怎么分得清呀？姐妹俩长大了，听到这些议论，就跑回家问梅婶，横问竖问，梅婶总是那句话：你们都是娘身上的肉！

梅家三口人，日子虽然过得不宽裕，却也平静，梅婶一个人挑纱刺绣做女红，供着姐妹俩上学。谁知她们姐妹初中快毕业那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横扫过来，搅乱了她们的平静。街头上“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布告写上梅婶的名字，说她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勒令”她三天之内交出国民党反动海军军官陈少衡的“狗崽女”。这一打击，无异于晴天霹雳。乡邻们都同情梅婶，知道她为人本份，都替梅家二姐妹担心：这花一般的女孩子，交给“专政队”，还不知道要怎样作践呢？大伙儿心里是这么想，嘴里却不敢吭声。大梅一言不发，眼眶熬黑了；小梅哭得象泪人儿似的，紧紧偎依在梅婶怀里，生怕被鬼拉了去似的。日子是难熬，限期却来得快，一眨眼，三天到了，“专政队”那个短脖子麻脸队长找上门来，向梅婶要人。梅婶说：

“我这儿没有陈家女，只有梅家人，少衡女儿你们到少衡家去要！”

“哟，好嘴硬！来呀，”他瞄

了一下梅婶和她身边的小梅，“把这老妖精和小妖精一起带走！”

梅婶气得发抖，小梅吓得嘴唇都白了。正当千钧一发时刻，从里头刺绣棚里传来沉静而又威严的声音：

“住手！别动我娘母和表妹，要杀要剐我担当！”

麻脸队长转身一看，大梅正倒竖柳眉、怒睁凤眼，叉手立在二道门前。他先是一惊，接着露出狰狞面目：“好，好，自己跳出来更好！”转身对带来的人吆了声：“上牌子，带走！”于是一块“反革命狗崽子”的黑牌子往大梅脖上一套，拉了便走。小梅吓傻了，梅婶的泪水滴滴嗒嗒落了下来。梅婶想上前争辩，但一眼望见小梅嘴角那颗痣，不禁想起小姑子梅姑那年听说丈夫的舰泊在梅坞港外，上船去看丈夫时将孩子交给自己的情景，她忍住了，有谁眼巴巴

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了替罪羊而不心酸呀？

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了，这一家寡妇孤女入了另册。小梅尽管有副金嗓子，人称梅坞小周璇，就因为有个在台湾当军官的“姑丈”，连在晚会上当个合唱演员也排不上号，外头伙伴们也不找她玩了。她一气之下，终日关在房间里啃书，硬是把高中课程学完了。大梅从“专政队”回来后，一句话也不说，整天伏在绣花棚上，拼命地绣呀绣的，练得一手好技艺。

好不容易盼到云消雾散，“四害”肃清之日，少衡、梅姑从绕道台湾的那些回国探亲的侨胞口里知道，前几年，女儿因他们受了牵连，娘家嫂子和内侄女也都不得安宁；这情形有了好转。她本想回乡看看，无奈自己也不自由，真算几经周折，给台北邮了一封信，汇去五

千元钱，寄上一块表，几套衣服给梅婶。梅婶把钱存在银行，说等将来少衡梅姑回来时给筑个巢；表和衣服，大梅不肯要，要让给小梅。小梅不好意思要，说那是姑父姑母送给表姐的，自己怎么能要呢？梅婶想，现在党的政策好了，中央又发了话，不搞那坑人的运动了，于是把小梅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小梅听完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还有个在台湾当阔老板的爸爸，将来“南风”频频吹，吃穿用不要愁；愧的是这些年让阿姐替自己担“罪名”，心里头过意不去。但转念一想，谁家骨肉谁家亲，用爸妈的东西也没什么！后来，她索性到居委会，把户口册上的名字梅萍前面添个“陈”，于是改名“陈梅萍”了。

这一年恰逢恢复高考，小梅报了名，临到填表格时，她犹豫了：是姓梅还是姓陈呢？父母栏里写上梅叔梅婶，还是少衡梅姑呢？那时



节“四害”刚刚垮台，人们思想上“左”的观念还没有肃清。这高考生审关也挺要紧哩！小梅整整一夜没合眼。大梅一眼看出了小梅的心病，就对她说：

“傻妹子，你还填梅萍吧！你去读你的大学，姑父、姑母的信我来写，姐姐给你当替身演员吧！”

“姐，前些日子我到居委会改了名呀！”小梅为难地说。

“你这丫头！不过没关系，我和妈一道去说，把它改回来！”

这一年，小梅进了纺织学院，大梅也以高超的技艺进了省外贸公司设在梅坞的工艺厂，当了刺绣技工。

小梅大学毕业前夕回到梅坞，找大梅谈了一夜，只听得大梅甩了一句：“现在是大学生了，什么事都算想清楚呀！”随后姐妹俩就一起找梅婶，梅婶惊讶一下，接着

梅姑娘传奇

(上接第3页)半天，才知道小梅想叫她爸爸在美国给办个自费留学手续。老人家不明白政策，就问：

“什么自费留学？留洋的不都是由政府供的吗？”

“政府供的可是要考呀！”

“考就考呗，读书人还怕考书？”

“哎哟，我的娘妈，考留学生那么容易？万里挑一！现在政府有了政策，可以自费留学，学成了可以回来，也可以留在外面。”

“什么，什么，你想留在外国不回来？”梅婶听着听着稳不住了。

小梅怕事情复杂化了，忙说：

“话是这么说的，我到哪都不会忘记娘妈你抚养大恩。我会回来的，一定！”

“我倒没什么，只是你千万别忘了这山，这河，这破屋。只要你记住一句古语：诸地不如摇篮地，子不嫌母丑。学成了回来把故园建好就行！”

第二天，由大梅和梅婶两人一起向在台北的少衡、梅姑写信，信里说明了小梅是少衡梅姑的亲生女，在前些年那个非常时期，只好让大梅冒名顶替。要少衡和梅姑给他们亲生女儿梅萍办个自费留学的手续。

半年后，小梅离别了相依为命二十几年的娘妈和表姐，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到了大洋的彼岸，进了加州大学攻读纤维染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间两年。

再说少衡和梅姑到了台湾后，没有再生养。少衡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改业从商，经过二十几年经营，挣得一份财产，成了台湾省纺织业巨子。但人老思子。远别思归，这些年都在打着回归的主意。一下子断然回来，又撇不下万贯家财，所以小梅一到美国，他就通过商界朋友在加州找个住处，然后一步步把财产转移到美国来，再从美国转到大陆去。少衡夫妇迁居美国后，就跟女儿住在一起。但他们对小梅是否亲生女还似信非信哩！若说小梅是亲生女，可那些年倒霉事为什

么都由大梅揽了去呢？若说不是亲生女，可小梅嘴角却明明有颗美人痣！梅姑说凭这颗痣就可以认下来，少衡说别忙，要见见大梅再说。这桩“女儿案”一悬就悬了两年，老人急，小梅更急。留学期限快到了，对自己的去向，两位老人一直没有吭声。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美国，难道学成之后还要回到那块黄土地去吗？何况爸妈在美国尚有数以千万计的财产呢！一次偶然机会，小梅听到两位老人在争论大梅、小梅谁是亲生女，财产要交给谁继承；这下可慌了，她立即跑到老人面前：

“爸、妈！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呀！女儿学成了不回去，在这儿侍候你俩老呀！”

“那梅坞镇的老妈妈呢？”少衡问。

“娘母有表姐侍候哩！”

少衡听说小梅不想回国，也不顾梅婶，心里格登一惊，这孩子如此寡情，即使是亲生女又怎么样呢？小梅见两位老人不吭声，以为老人动了情，就撒起娇来：

“爸妈，孩子刚满月，你们甩下孩儿就走了，你们好忍心！呜呜，我真苦命呀！”

梅姑被小梅哭得心里乱糟糟的，忙上前拭去小梅的泪水，说：

“别急，别急，让你爹好好想想。”

此后，大洋两岸几番鸿雁往返。少衡夫妇从梅婶、大梅、镇政府都得到同一个答复：小梅是他们的亲生女！小梅也给梅婶、大梅写了一封她留学以来最长最长的一封信，请求梅婶大梅劝说她爸妈认下她来。但是固执的少衡硬是不认小梅为女儿，硬是指定大梅是自己的女儿。小梅越是哭闹要留下，他越是不认。这固执的老人最后竟然跑到法院去，要求地方法院以法律形

式裁决他的女儿是大梅，大梅是他的财产继承人。法院解释说：大梅、小梅都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法院无权裁定你们的亲缘关系，但作为被继承人指定的继承人，法院可以裁定。于是这个加州稍有名气的华裔商人通过有关机构，通知国内的大梅前往美国接受财产继承权的移交手续。这消息由县里通知梅婶母女，母女俩彻夜不眠了。梅婶老咒着那个该死的年月，把个阴阳都颠倒了，弄到现在父女不肯相认了。

第二天，梅婶、大梅带上以往所有信件，去找她最信得过的统战部王部长，把两家子的筋筋骨骨、细微末节都兜了出来。王部长还请来了律师顾问处的陈律师，他们是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校友。两个大能人一议计，办法自然有了。

两个月后，梅婶和大梅也到了加州，住在少衡家里。接着开始了这家地方法院历史上最奇特的诉讼活动：原被告同一桌就餐，同一室居住，同一欢乐，同一忧愁。开庭



古今奇闻

前，梅婶、大梅找少衡、梅姑深谈了三天三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小梅是他们的亲生女。最后一夜，少衡把两家人召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缺了个口子的银元，说：

“这是我从航校被强征入伍后，国民党海军发的第一次月饷：一块银元。这块银元我一直舍不得用，留着逃跑时作路费。一天夜里，舰泊在马尾港，我趁黑偷了条舢舨往岸上划，谁知被发觉，一梭子弹，差点送我见阎王，幸好这块银元救了我的命。由于舰上缺舵工，我才保了命。我留着银元还想跑，没料到，梅姑竟撇下才满月的女儿寻到船上来了，从此天各一方，无缘团聚。几十年来，我一直留着这块银元。银元代表我的心！可是你，你，”少衡转身指着（下转第5页）

“总觉得有什么事，还在胸口堵着，它缭绕，蹦跳，嘶叫，这就是一匹马和它的冤案，使我不得安宁。”

这是一九八五年二月号

《长城》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一匹马的冤案》里开头作者吐露的肺腑之言。这个作者就是爱管“闲”事的著名女作家刘真。屈死的那匹马，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有个女作家为它平反昭雪。

二十年前《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说的是河北抚宁县大刘庄大队购了匹马，后来发现是病马，转手卖给桑园二队，事后又觉得对不起兄弟队，三次上门退钱拉回病马，桑园二队不相信是病马，不退马，不收钱。不久马真的死了，大刘庄拉新买的太白马到桑园二队赔偿损失，桑园二队拒绝，甘愿承担损失。县委知道此事后，支援桑园二队一匹枣红马，这件事被记者写成通讯发表。山西晋剧团把报上的通讯改编剧本《三下桃园》，一九七四年参加华北戏剧调演前改名《三上桃峰》，到北京演出后，竟被扣上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遭到大张旗鼓的讨伐和批判。

为什么《三上桃峰》会引起“四人帮”大动干戈呢？六四年四清时，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当时桃园大队想买一匹

一匹马的冤案

“劳改”，一边干着重活一边配种，足足折腾了四年，马瘦成了皮包骨了也没死。可是马在一天，就总象手里捧了个刺猬提心吊胆，想卖

谁敢买呀。偏巧一个回老家抚宁办事的张家口地区康保县三面井牧场的配种技术员听说要卖这匹马，他就买下运回康保县三面井牧场。这件事被上级领导知道了很恼火，认为这是自己招灾上门，不光买马的技术员挨了一顿审查，县畜牧局领导还得写检查。并且几次通知牧场把马处死，免得引火烧身。牧场的领导和职工都喜欢这匹马，觉得马有何罪，就顶着压力继续饲养着。后来又变着方法说这匹马得了马传贫四号病，必须处死。牧马人抽了马的血，去外地化验去，当时谁敢出示证明呀！终究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七四年八月县兽医站派了兽医到牧场给马注射一种毒药，活活把一匹马毒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一贴出来，远离北京的桃园大队也开始热闹起来，买马人之一叫关景东的被打成坏分子，还在桃园大队建立了批刘联络站。这匹马成了引人注目的“阶级敌人”，红卫兵们三番五次对着它围攻批判，直到六八年初兽医站来人把马拉走，交给县配种站



招惹得本县和外地人都好奇地赶来参观。

被毒死的这匹马，从买回桃园大队到转手卖给张家口康保县三面井牧场，前前后后十个年头，它干了那么多活，流了那么多汗，配了那么多种，招惹那么多人喜爱它，怜悯它，为了它一些人遭受不少苦难，有的还搭上（下转第6页）

梅姑娘传奇

（上接第4页）小梅，说不出话来：

“你忘了根，忘了本，哪象我的女儿！我，我不能认！不能！”

小梅一听她爸说不能认她，“哇”地一声哭喊，跑回了卧房。大梅跟进去劝了半天，才算平息了。这一夜梅婶、大梅同少衡、梅姑直谈到半夜，一会高声争论，一会切切细谈。最后固执的少衡抛了句：

“好吧，由法院裁决吧！”

第二天，加州这家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奇案，原诉是加州美籍华商，被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原诉请求被诉担任他的八千万美元财产的继承人，被诉人却拒绝接受，所以只好诉诸法律裁决。这家法院历来只审理过争夺财产的官司

司，没有受理过谦让财产的案件，所以开庭时座无虚席。开庭后，陈少衡的律师认为梅筠在过去十几年间因他而受过，以他们女儿的身份在社会上生活，因而同样具有继承他们财产的权利，所以原诉指定她为继承人。梅筠的律师表示：被诉人认为舍己为人是中国人的美德，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办法，希望得到原诉的理解。请求原诉尊重事实的另一方面：现在美国留学的梅萍确是原诉的生女，她应当享有继承权。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法院根据他们国家的法律：当被继承人健在时，有权决定自己财产的继承人。于是作出裁决：陈少衡在美的财产由陈少衡指定的继承人梅筠继承。

承，但梅筠必须在继承权生效前取得美国公民资格。

这时，大梅站了起来，做了最后陈述：

“我对裁决感到遗憾。尽管它合法，然而不合理。我认为这桩案件的诉讼活动并未结束。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将在我的祖国的法庭上继续提出，无论是道德法庭或是法律法庭。庭长先生，那时我将以被继承人的身份将这份财产的继承权交给我认为真正的继承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拥有中国籍，但一定要有一颗中国心！”

全场都对大梅这段精采的陈述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想不到，这个秀气文静而美丽的东方女性竟说出这么深刻而有力度的话语。一直处于麻木状态的小梅被震醒了，额角渗出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巨量摘自《故事林》）

譚嗣同就義目擊記



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被杀害前，曾提笔写了一首绝命诗，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事后，梁启超把“两昆仑”解释为假有和，王五，为人所引为依据；但是，也有人认为，“两昆仑”指的是谭嗣同的两个擅长武技的朋友——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他俩曾是谭嗣同被捕及牺牲就义的目击者。本文摘录胡七的这段自述：

我名叫胡致廷，人称胡七，绰号通臂猿胡七。当谭先生住在北半截胡同阳馆的时候，我和“单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见而。王五比年轻，是我介绍给他的。谭先生向我学剑、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而我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好，谭先生以为然。单刀是王九的绝技，所以我把王五介绍给他，我俩同时教授他的武艺。

我们有十八名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绝技，



只是缺少一位大哥，我们想捧出一位大哥而追随谭先生，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授给他，可他是做官的人，不便结纳江湖，所以让我和王五先出面，其余十六名弟兄暗暗相助。

刑部案发生，西后懿旨将下时，我们早一天打听得明明白白。当晚我跑到浏阳馆送信说，“懿旨一下，人马立刻发动；人马一发动，你

就插翅难飞！”谭先生听了这个惊人报告，若无其事地把红漆枕头箱打开，里面藏着七封家信——他父亲寄来的信。他摹仿父亲的手笔，写好一封假信就烧掉一封真信，只留信封不烧，把假信套在信封的里面，每封假信都写着父亲训斥儿子的内容。

刚写到第五封，天色快亮。我说够了，再写是来不及了，他兀自十分镇静地写下去，果然第七封也让他写完了。捕快们蜂拥而至，我和王五象热锅蚂蚁般催着他跳上屋脊，他反催着我们跳上，看他的神气是绝对不肯逃走的，我们陪死是白死，为另找救他的机会，我们在危机一发间一跃而上。我们猜定谭先生之不肯走是怕连累老父的缘故。他父亲是当时的湖北巡抚谭继洵先生。

假使谭先生没有“成仁”决心，他何必从容不迫地连造七封假信？造两封不就很够了吗？为着摹仿他父亲笔迹，造一封至少刻把钟，七封信就足足费了两小时之久了。这还不够远走高飞吗？那时谭先生已学会了轻身术，就说手脚上有点不伶俐吧，有我和王五两人左提右擎，那还有什么困难？

谭先生有着过人的学识，并非愚孝愚忠，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以一死来唤醒当时醉生梦死的士大夫阶级，我们劝亦无益，所以那时我和王五抱着劫法场的一线希望。我们离开浏阳馆后找到十六名兄弟，告诉他们谭先生视死如归的决心，兄弟们一个个泣莫能仰。我们指定顺治门城窟窿为动手地点，等到临刑的那天，我们在城楼及附近一带准备一场苦斗。

可是糟了，那天步军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这种排场是平时行刑时所未见的；而且把谭先生绑在囚车上，也是

一个例外。大概刑部堂官知道谭先生颇有本领，也许还知道有我们这般风云聚会的人物，所以防护得格外严密。我们面面相觑，血管象冻僵了一样。

我站在王麻子剪刀店的屋顶上，那鬼黑压压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头一刀杀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我们谭先生的头上。前清杀官民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钝，那民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汨汨然冒出，脑袋还嵌在颈脖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是要翻上几倍百倍的。面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目睹了这幕惨剧，心惊肉跳，软踏着一片虚幻的日子，曾也痴呆过去，这幅悲惨图画仍铭刻在心田里，我越想扔开，越扣得紧紧的，常使我透不过气来。

（原载1940年《新语林》，
本报特自《中行书简》）

一匹马的冤案

（上接第10页）生命垂死得冤，人也死得冤。特别是这件冤案在作家刘真的心里压了十年，全国各种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刘真也要为这匹马的冤案鸣冤昭雪。她除在省里找人了解情况，又亲自两次去抚宁县和桲椤大队访问当年买马人和饲养员及一些干部群众，还不顾辛苦长途跋涉到张家口坝上康保县和草原上的牧业调查了解。从山海关脚下到坝上草原数不清她跑了多少路，寻访了多少人，才弄清这匹马的冤案始末。她怀着满腔的同情和愤怒写出报告文学去发表，让长期在人们记忆里还打着的问号，得到了清楚的回答，也使那含冤而死的可爱的枣红马，在十年后的今天得以昭雪。

如果说这是刘真爱管“闲”事的话，还不如说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更为确切。

（郭平摘自《作家生活报》）

著名京剧
机智拾冠



大师梅兰芳，有一次演出《贵妃醉酒》，当她把高力士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凤冠上，唱到“冠上加冠”时，一不小心，帽子突然掉在了台上。这时，如果弯腰去拣，就要遭到观众哄笑，甚至会唱倒彩。梅兰芳没有去拣，而是向扮演高力士的萧长华做了一个手势。萧长华心领神会，马上添上一句词儿：“娘娘，您的帽子掉到那儿啦！”梅兰芳听到这句道白，便以脚步向帽子走去，高力士将帽子拣起来，给了“娘娘”。两位机智聪敏的艺术家，不仅巧妙地弥补了这一漏洞，而且更充分地表现了杨贵妃的醉态。

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扮演奥赛罗时，有一

手套的妙用

次，双手竟忘了涂油彩，皮肤是黑的，手却是白的。观众对此发出了嘁喳喳的议论。菲利普也明白出了什么事，但他照常把戏演下去。下场后，立刻把手涂上了油彩，同时又戴上了一副白色手套。再上场时，观众的议论变成了哄笑声。认为他这是弄巧成拙。这时，菲利普在说话间，又很自然地摘下了白手套，露出了一双黑色的手。观众一看，哄笑声立刻停止了。（王德忠摘自《故事报》）



一九一一年初秋，巴黎罗浮宫收藏的达·芬奇不朽杰作《蒙娜丽莎》失窃了。警方在玻璃上发现指印。警察局将存档的七十五万个著名罪犯的指纹逐一对照，又核对了在博物院工作过的美术家、镜框商人以及工作人员、甚至警卫的手印，结果一无所获。

一九一三年窃贼贝鲁琪亚在意大利被捕。贝鲁琪亚曾替《蒙娜丽莎》的画框配过玻璃，因为他是个临时工，又从未犯过罪，却被警察忽略了。

名画归原主，好奇的人们发现，贝鲁琪亚房内有个扎着一根玫瑰红缎带的小包，精致的小包中珍藏着十几封情书和一个妙龄少女的相片，她嫣然微笑的眼神仿佛告诉别人，她就是那幅名画的塑像——一个活着的蒙娜丽莎。信件中有初恋的真挚之情、热恋的爱慕之火。贝鲁琪亚用蒙娜丽莎这个神圣的名字称呼她，而她的部分回信也签着这个名字。



活。

窃案真相大白，却是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然而法律是无情的，还是判了贝鲁琪亚一年半徒刑。

（聂天摘自《书讯报》）

神奇的笑帽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有一次，演出《红楼二尤》，演到王熙凤借秋桐之手，害死了尤二姐初生的婴儿，尤二姐唱那段二黄原板时，唱到第五句：“诉不尽心内的苦，珠泪难忍！”一失神，把最后一句唱词忘了。

他灵机一动，赶紧把已死的婴儿抱起来，现编造了一句：“想必是我的儿，他……他又要复生！”算是把忘的那句词补上了。事后很多熟人都说，他这句改得好，更充分地刻画出了尤二姐遭受迫害后精神错乱的形象。他自己也觉得这临时诌出来的词比原词还生动。从此就按这句唱下去了。

抱婴台词

有个剧组在演《智取威虎山》时，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上场时忘了

佩戴值勤带，而下面的戏又正是杨子荣扔值勤带。眼看僵局就要发生，观众也在为他担心。这时，扮演座山雕的演员急中生智说：“老九，我知道你今天不高兴，看你连值勤带也没戴上，来，别要小孩子脾气，快戴上。”说完，便扭头对喽罗兵高喊道：“来呀，快给九爷把值勤带拿来！”观众对演员机智救场报以叹服的掌声。



烧钞票取暖

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家与众不同的银行，设在伦敦最繁华的市中心，门卫森严围墙比城堡的墙还厚。它就是具有三百年历史的“英伦银行”。

“英伦银行”是唯一发行英国货币的权威机构，它拥有现代化的印刷厂。一张英镑纸币要使用八十种以上的不同颜色。但它的使用寿命仅为十个月左右。更有趣的是“英伦银行”将每天收回的大量残缺旧纸币在焚烧时所产生的热能用作暖气和其它供热系统的能源。

（李建东摘自《金融世界报》）

施密特自写死亡记录

孔府“富”字为何缺一点

山东曲阜孔府大门的对联这样写着：

与国咸成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圣文章道德圣人家。

使人不解的是，如何“富”字上面少了一点。这就要从孔家说起：孔府占地二百多亩，有厅、堂、楼、殿四百六十三间。奇花异草，花鸟虫鱼，雕梁画柱，可称谓贵族府第。

其孔庙占地三百多

亩，庙内古树参天，遮天蔽日，碑碣如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代的墓地，苍松翠柏，郁郁苍苍，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人造园林。

孔府号称“天下第一家”，是封建大族，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和富贵以及许多特权，孔家希望其家族的富贵永无止境，因而将“富”字去掉一点，意思是“富贵无顶。”

(向卫兵摘自《辽宁青年》)

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一心致力科学的研究事业。一天下班后，他独自一人留在实验室里观察一条南美洲毒蛇。突然，惊醒过来的毒蛇在他的手指上咬了一口，施密特博士急忙把毒蛇放回笼子里，赶紧从伤口处往外挤血。可是已经迟了，毒液在迅速侵袭他的肌体：他开始头晕、恶心，想打电话到医护站，偏偏电话又坏了。时间很快过去，这位六十七岁的科学家自知死亡即将来临，便平静地坐下来记录自己临死前的感觉和症状：“……体温很快升到39.5°

G，燥热、耳鸣、眼皮痛，胃剧痛。四小时了，我的伤口、鼻、嘴开始出血。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非常严重。现在疼痛感消失了，软弱无力，我感到开始脑充血了……”这位勇敢的科学家死亡前为后人留下了一篇非常珍贵的资料。

(肖中摘自《采风报》)



杨乃武案中奸官父子的下落

当严善英得知此案由慈禧下谕究治之后，知事关重大，查出事实后将会诛连全家，便连夜悬印逃跑，到普陀山出家当了和尚。光绪年间，他来到龙游县灵耀寺当了方丈，直到八十六岁寿终。至于那罪魁严增衍事先也早已逃之夭夭，并未受到追捕，后来还居然在温州当了盐务师爷。

可见，杨乃武与小白菜虽然侥幸得以死里逃生，但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真正罪魁祸首并未也不可能得到惩处。现在戏里大快人心的严惩奸官父子的描写，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虚构结局。(申喜珍转自《每周文摘》)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的一天，在孟加拉湾的兰里岛，美军包围了一支侵缅的日军部队，一千多名日本官兵走投无路，被围困在一片齐腰深的沼泽地里动弹不得，这一带是鳄鱼的巢穴，白天，鳄鱼被枪炮声吓得藏入水中，入夜潮水退后，凶残的鳄鱼倾巢出动，嘶鸣着，张开血盆大口，恶狠狠地扑向陷在沼泽地

里的日军工兵，无情地咬啮着日军工兵的肢体，惨叫声和怒吼声整整持续了一夜，一千多人几乎都成了鳄鱼的口中佳肴，沼泽地化为一片血海。天亮时，仅残存20名遍身是伤的官兵。在这次人鱼之战中，鳄鱼大胜，把侵略成性的日军杀了个淋漓尽致。(周建国摘自《军

人日历》)



电视剧《武松》以及有关戏曲，都有“武大郎卖烧饼”这一情节。其源起出于《水浒全传》第二十四回中的一段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其实，从我国的面食发展情况来看，《水浒全传》中提到的武大郎所卖的“炊饼”，应是指“蒸笼而食”的“馒头”，而并非“烧饼”。把“炊饼”误解为“烧饼”。这种以讹传讹直至清末昆曲《义侠记·游街》还提到武大郎“手托小圆盘，盘内放烧饼”，延续到今天电视戏曲还把“炊饼”误以为是“烧饼”，这是应该订正的。

(张文摘自《历史知识》)

高仓健有一位中国女友

这位中国女友，每年在高仓健的生日，都会给他寄给他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而且诗写得非常美丽动人，使他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影界努力拼搏的日本电影时都寄给他。这位中国女友，可是跑遍南北，处处留心，结果依然带着遗憾回

最近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他想利用这次访华机会，找寻一位相识的中国女

友，可是跑遍全国，却又是相认的。日本最近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他想利用这次访华机会，找寻一位相识的中国女

报

名和地址。

(刘剑楠摘自《工人日报》)

《人民日报》(刘剑楠)、《光明日报》(李晓东)、《解放军报》(王平)、《工人日报》(刘剑楠)、《工人日报》(王平)、《解放军报》(李晓东)

大千世界

公开发行

文摘半月报·每月一·十六日出版

1987年5月16日

第10期

(总第66期)

瞿秋白烈士的最后时刻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密电，命令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第二天中午，宋希濂派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这时，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参谋长不寻常的来意，使瞿秋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瞿先生，你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最高当局来电报，可以成全你了。师部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后事，可以说，我

们将视情况为之。”

瞿秋白沉住气听完参谋长的话，他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早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当天晚上，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瞿秋白起身换上了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地漱洗之后，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着，吟读着，思索着，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天，寒流幽咽，如曾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萧萧听不穷；（邵士元）

著名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于年初远嫁瑞士后，今年《中国电影报》与《大众电影》第二期同时发表署名“建文”的文章《请影厂调停此事》。文中述及斯琴高娃与第二个丈夫之间一些纠葛，引起这位前夫的极度不满。他找两家报社，抗议单方面发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用歪曲的事情污辱他的人格。该两家报刊社已派人到八一电

斯琴高娃前夫告状

北影演员徐敏、张金玲夫妇最近分别在电影、电视剧中饰主要角色。徐敏在珠影拍的电影《美人鱼》中饰男主角，张金玲在一部反映金融系统题材的电视剧《财神爷的喜怒哀乐》中，饰一位电视机厂的女厂长。

我军的第一套军装

我军的第一套制式军装诞生于1929年5月1日，当时是由红四军军长朱德同志、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确定样式后，由军工战士制作的。

我军的第一套制式军装为灰蓝色，布质，军帽为八角红星帽。当红军第一次穿上新军装时，毛泽东同志曾讲了话，他说，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当时领章上绣着一圈黑边，是为悼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逝世五周年！对于军服的颜色，陈毅同志用诗一般的语言说：“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辽阔的大地。”

（刘兵摘自《退役军人知识手册》）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殊空。（邵士元）

正书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欲捉笔录出，而毕命之今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逃逸处。”此非同调，乃书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按照特务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向南坐定，自斟自饮，怡然自得，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痛饮数杯后，又放声歌唱：“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曲，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硝烟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

（王勇则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游击队歌》第二段歌词 ——哪里去了

贺绿汀同志名作《游击队歌》有两段歌词，第一段“我们都是神枪手……”是大家熟悉的，但第二段就鲜为人知了。

第二段歌词是：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

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这段歌词激昂慷慨，与第一段歌词连唱，把游击战士的饱满的战斗热情，革命的乐观主义，对敌人的极大仇视和蔑视，以及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最后胜利的信心，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当合唱队唱第一段再接唱第二段时，只觉情绪愈来愈高昂，到最后二句“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达到最高峰。全曲结束之后，真使人有“余声绕梁，三日不绝”之感。这样的效果是单唱第一段所无法取得的。我

* * *

1898年，知名华侨张弼士，拟从印尼首都乘德国轮船公司的班轮赴新加坡办理商务，随行有两位高级职员及一位德籍私人医生，要购四张头等官舱票。岂料该公司竟野蛮规定华人不准坐头等官舱，而只能坐下等统舱。管家无奈，只好买了三张下等票和一张上等票回去。张公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感到有损炎黄子孙的尊严，是每个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他当即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撒向地板用力踩踏。但气犹未消，又把陈设在客厅

上那个慈禧太后赏赐的宝兰大花瓶，猛力一掷，打了个稀巴烂。愤怒地吼道：“岂有此理，太歧视人了，华人不准坐官舱什么条规？好吧，告诉他们，中国人有志气，中华民族不可侮，朝廷不办商船我张某来办！”

不久，他便购买三艘海轮，创办裕昌远洋航运公司。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把设备、待遇完全相同的票价比德轮降低一半。他办的十多个公司，皆冠以裕字，取昌裕兴隆、振兴中华之意。为了洗雪耻辱，他以牙还牙，宣告他的船票凡德国人一律不卖。逼得德国人没办法，只好取消歧视华人的规定。真是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张弼士自撰《爱国报本》）

（见S1版下）

时代，被扣上了“阶级调和”的帽子，整段歌词随之“株连”，被无情地砍掉，至今只剩下第一段，唱起来就显得比原来的唱法减色多了。

应该给《游击队歌》第二段歌词“恢复名誉”，重新载入歌谱，走上歌坛，也让这首不朽名作真正恢复它的本来面貌，传流后世。

使人遗憾的是，歌词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不分亲疏……大家都来抵抗！”

自《环球》）

两句词，在“四害”横行

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教授，“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七年牢，解放后，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国画系主任，并将他坐牢时扣下的三万多块钱工资补发给了他。他看着这些钱，说道：“身外之物带不走。来时空空，去时空空。”于是，就将这三万元钱捐献给了中央美术学院，设了项“叶浅予奖学金”，用以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件事对中央美院师生有很大鼓舞，同时在美术界也引起很大震动，人们无不啧啧连声赞扬叶老的高尚品德。这时，有个人急忙跑到叶浅予家，说道：“叶老，你一下子上交了三万元钱，这贡献可不小。说要考

虑你加入组织问题呢，你快写入党申请书吧！”叶浅予本来高高兴兴的，一听这话，顿时怒容满面。一句话也没说，起身到卧室去了。心想：神圣的党员称号难道能用金钱交换吗？！他一挥手，来人自知没趣，只好悻悻离去……

（李希摘自《采风报》）

叶浅予发怒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公元1403年，明朝永乐元年，明成祖命令解缙、姚广孝、曾棨等二十多人编写这部书，加上抄写和搜集资料的有两千多人参加。在南京花了六年时间才编写成功，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这部书是在“永乐”年间编的，所以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经过南北辗转，加上火灾，缺少了一些，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永乐大典》遭受浩劫，仅存三百多册。解放后，经过北京图书馆搜集，整理从国外各图书馆征集到的部分副本，合订七百一十四卷。

盗案·发生在雍和宫

刚刚解放的北京。

1949年2月24日清晨七点，军代表范群走进了原北平伪“社会局”的大门。薛子善迎面跑过来，急促地说道：“范代表！雍和宫的五佛冠昨夜被盗！”

“什么？是乾隆母亲佛堂的那顶金佛冠吗？”

“就是它！”

范群大惊失色：“特级文物，怎么搞的……革文”

一小时之后，范群和薛子善来到雍和宫喇嘛庙，范群大惊失色。

一位小喇嘛领他们跨进重院深藏的殿堂，主持大喇嘛乌尔吉和大管家那木桑，早已迎候。薛子善是雍和宫的上缓尊位中原国民党北平社会局的老职员。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大革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时，保护了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

“这是雍和宫的大喇嘛乌尔吉。”薛子善介绍道，“乌尔吉是一位留着长须、持稳重的老人。

“这是管家那木桑。”那木桑躬身合掌。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高个喇嘛。

这时，那木桑打开照佛楼沉重的大门，阳光一下子投进了这阴森发暗的殿堂。

“按薛先生的指示，我们一直在此看护，没有任何人再进来过。”大喇嘛说完恭立一旁。

“这是被撬开的窗户。”大管家指着大殿西侧一扇虚掩着的窗户。

范群和薛子善走过去仔细察看，窗框下的铁皮销座已被破坏，由于积尘，窗棱上留下了清晰的脚印。当范群低头想察看脚印的走向时，看到的却是重重的扫帚痕迹。

“谁扫的地？”范群有些生气地问。

“我……”答话的是小喇嘛那斯图。他惊慌不安的眼睛，不敢正视这个威严的军代表。

“打扫到这里，我才发现窗子是开着的……”那斯图结结巴巴地说。

范群细心观察着，从窗下到佛

像前的地面上，仅留下被擦掉的脚印。不用说，做案者是老练的。范群走到一米多高的汉白玉石座前，一尊七尺多高的铜旃檀佛像端立于石座中央，佛像是金丝楠木雕成。

“五佛冠放在什么地方？”

“就戴在旃檀佛头上。”管家那木桑回答道。

范群沉思了一阵问：“今天有人离开过雍和宫吗？”

“听门房讲，五点钟钱昌贵就去赶火车了。”大喇嘛乌尔吉抢先答道。

“是那个寄宿庙中的珠宝商钱昌贵？”薛子善问道。

“正是。他走时跟谁也没说去哪儿。”那木桑说。

薛子善觉得已经捕捉到线索：“范代表！咱们马上去追钱昌贵。”

范群摆了摆手：“不忙，先请示一下上级，还要了解一下钱昌贵的去向。”

范群在办公室桌前翻阅着雍和宫及喇嘛的材料。他找出了五佛冠的照片查看着，五佛冠如同唐僧的头冠，圆型的冠座上有五尊佛像，冠座周围镶有二十颗红、黄、蓝、绿色泽各异的宝石。所以又有“五佛宝石金冠”之称。就其二十多斤的黄金和宝石的价值，就令人瞩目。它是精美的艺术品，珍贵的历史文物。当前，解放军继续南下，大后方的解放区正在被接管。二月四日，他参加了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分院召开的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彭真、叶剑英同志在会上指示：“我们的军队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经济建设……”新政权的建立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解放了的北京，组织上派他接管社会局，负责聋哑残废人的安置、救济、宗教寺庙的管理。这是一个很难接管的部门。五佛冠的丢失，给范群的工作带来困难。这件国宝能不能回到人民手中，将是对人民解放军能否接管好城市的一个考验。范群感到欣慰的是，在雍和宫喇嘛提供的线索和原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仅用半天的时间就了解到钱昌贵的基本情况。

据管家那木桑提供：钱昌贵和他同是绥远西边毕克旗人，他家中有点产业，抗战爆发后，投奔了在天津开古董店的表哥，当了二掌柜。去年秋天，为了生意之事他来到北平，谁想战事一开，解放军把北平分割包围，钱昌贵想走，钱花光了，想起了雍和宫这位老乡，要求在庙中借宿。小喇嘛那斯图说，有一回钱老板说过他的买卖在天津的南市，店号叫“翠翠斋”，和他的姘头的名字一样。根据这些情况，范群连夜开会研究，认为钱昌贵做案的可能性最大，现在是携赃潜逃，可能已到天津了。

第二天中午，范群和薛子善来到天津。

经过一场恶战的天津，已完全恢复了平静。火车站附近伪警备司令部的残墙断壁仿佛还散发着硝烟。许多店铺厂家的门口正悬挂着“庆祝天津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大红横幅标语。

在南市，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看到了一块黑底金字匾额——翠翠斋。

钱老板，是个五十岁出头的人。身材矮胖，小眼睛，塌鼻梁，一张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是个在世界上混的刁人。

经过询问，他不承认偷了五佛冠，只承认小喇嘛那斯图卖给他一串珊瑚佛念珠。

“那斯图！”范群脑海里闪过那个瘦小年轻、总是回避别人眼神的小喇嘛。

第二天，范群和薛子善回到了北京，立即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市领导指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尽快破案找回五佛冠，以实际行动向北京人民表示共产党不但能解放古城北京，而且能保护好北京的一砖一瓦，建设个新城市。并决定公安局派侦察员协助范群工作。

转眼十多天过去了，侦察员掌握的各种有关情况送到范群手中。据雍和宫附近的居民反映，小喇嘛那斯图经常去五道营287号小寡妇槐花家，同院的王老太太反映说，有一天下午，小喇嘛正和小寡妇鬼混，管家那木桑破门而入，那斯图惊慌失措，小喇嘛挨了两巴掌，哭喊起来。范群分析了半天的时间就了解到钱昌贵的基本情况。

(下转第12页)

• 11 •

肖军与肖红离异后，于1938年4月末应邀朋友邀请，暂住兰州王蓬秋先生家中，由此结识了王家的十九岁的二女儿王德芬。那年肖军整三十岁。

肖军在爱情上的炽烈执着的追求，引起了王德芬父母的极大愤怒，下了“逐客令”，肖军被迫离开王家，王德芬则被“软禁”在家，不准外出。

然而王德芬的姐姐王德谦却器重和理解肖军，因为她在上海时就和肖军有过接触，深知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她也理解自己的妹妹。她当了他们二人的“红娘”，瞒着父母为他们传书递简。靠这种关系，鸿雁往来，肖军和王德芬相互共写了70封信，肖军37封，王德芬33封，这大概是中国现代作家罗曼

史上“两地书”的奇迹了。

后来，因为肖、王二人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行动，使王德芬的父母终于妥协了。

一九三八年未，肖军夫妇到了延安。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经常和肖军交谈，先后给他写了十封信，信中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肖军夫妇带着儿女随“鲁迅工作大队”来到哈尔滨。

一九四八年肖军主办的《文化报》与《生活报》发生论争，一夜之间肖军被定为“反苏、反共、反

人民”的“三反分子”，被驱赶出文艺界。三项帽子注定了他三十年的厄运。

肖军夫妇辗转抚

顺、沈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肖军已没有了工作和供给关系，沦落都门，王德芬的父母并没有歧视已落难的肖军，反而觉得肖军是难得的好人，彼此和解不再有隔阂。

198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复，北京市委为肖军正式平反，肖军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现在，肖军和王德芬全家二十余人，幸福地生活着、工作着。

(摘自《女子世界》)

(上接第11页)

提着裤子就跑了，小寡妇也遭到老喇嘛的一顿臭骂。后来老喇嘛代替了小喇嘛，经常到小寡妇家来。从此，小寡妇吃、穿、用都充裕起来了。她常出入北新桥宝昌恒古玩店，谁都说她是一只漂亮的“庙虫子”，专“吃”庙里的东西……

范群分析着这些材料，把线索都集中在那木桑——槐花花——宝昌恒这一条线上了。

槐花花拖着虚弱的身子，贴着墙根向北新桥缓缓走去。不一会儿工夫，她来到宝昌恒古玩店，慢慢地从怀里取出一个手绢包来，放在高高的柜台上。手绢打开了，几个伙计同时惊叫起来：“宝石！”“三块！”后屋的张老板闻讯急忙跑出来，他把伙计们轰到一边，用两个手指轻轻夹起一块蓝色的宝石，面对阳光，眯起眼端视着。蓝宝石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萤火般的蓝光，真是玲珑剔透，纯正无瑕。

张老板虽无血债，也谈不上地头蛇，但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低价收购民间及黑道而来的珍宝，转手卖与达官显贵姨太或外国洋教士的事没少干。赚那昧良心的钱，更是张老板祖传的门风。上次槐花花拿来的水晶念珠，便被说成是玻璃球而购进的。

张老板没想到解放军代表竟亲自找上门来了，当知道是调查槐花花而来的，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表示拥护共产党、解放军，他把知道

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花姑娘这两年来，常拿一些念珠、小佛像，鼻烟壶等小玩意来我店中卖。这些东西全是蒙古喇嘛日常的用品及佛教艺术品，但也值不了几个钱。要说贵重的就是前天收进的那三块宝石了。”张老板让伙计取出宝石。经薛子善仔细辨认，从大小、形状上来看确系五佛冠上所嵌之物。由此看来，槐花花不是同案人也是知情入了。

范群果断地下达了命令，连夜传讯槐花花，并派侦察员监视那斯图的行动。

槐花花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和那斯图的关系。

她出生在河北涿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十三岁时，她嫁给了北平五道营拉洋车的王六斗。不想前年王六斗出去拉车，被国民党兵痞毒打成重伤。回家后，没几天就死去了。槐花花生活无来源了，只能借债过活，她认为命不好，便常到喇嘛庙中烧香拜佛，小喇嘛那斯图同情她的遭遇，经常送给她点米面及庙中的供品。一来二去两个人有了感情。有时那斯图就瞒着庙里，在她那里过夜了。北京的解放，激起了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二人盘算着，等积攒下点财产后，那斯图还俗到槐花花的家乡过日子去。谁知节外生枝，去年夏天那木桑在屋中堵住了他们。那木桑威胁槐花花，如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告诉主持喇嘛，以破坏喇嘛教的清规戒律

为由，把那斯图送回到东北老家去。槐花花吓坏了，那斯图一走，二人不但不能结合而且生活更无依无靠了。即使现在私奔他乡，身无分文又怎样生活下去？只好答应那木桑。那管家自从那天中午乘机奸污了槐花花之后，便三天两头地前去纠缠，一会儿威胁，一会儿又是甜言蜜语地诱惑。管家利用在庙中的权力，每次总是给她留下一点钱，或以从庙中偷米玉、翠、珠、佛像之类的小东西，做为交换的条件。槐花花只好把心一横，瞒着小喇嘛那斯图偷偷委身于那木桑……

薛子善气愤地骂道：“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坏蛋，四六年雍和宫丢过几个金七珍、八宝，当时就有人怀疑到他。”

根据槐花花的揭发和初步掌握的罪证，报请北京市公安局批准，终于把盗窃国宝的罪犯那木桑逮捕归案。

那木桑交待了解放前及这次盗窃庙中文物珍宝的罪行。他本想借北京刚解放之际，乘共产党顾不上对文物古迹采取保护措施之时，再大捞一把。他盗走了无价之宝五佛冠，并制造了假现场。没想到共产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破案了。

1949年4月19日，街头上，出现了北京人民法院布告：“判处屡次盗窃国家文物珍宝的犯罪分子那木桑有期徒刑十年。”

(袁泽摘自《追求》)

赵子岳和他的老伴

“少年夫妻老来伴。”在十年浩劫中丧偶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赵子岳，他虽已年过花甲，但他热爱人生，他不愿孤独地一个人生活下去，他要寻找个老伴。可是，找老伴他是有条件的，一是要身体健康；二是要忠厚老诚；三得会勤俭持家，找个大手大脚的“内当家”与他合不来。

在电影制片厂同志们的帮助下，赵子岳与一个在大学教授家当保姆的妇女结合了。谁知没过多久，赵子岳前妻的一个侄儿来了。他是怀念故去的姑母，要去瞻仰姑母的骨灰。赵子岳为难了，不去，不近人情；去，又怕新老伴不愉快。他决定悄悄陪侄儿去公墓，可事情还是被老伴知道了，老伴义正严辞地指责赵子岳说：“这

事情干什么瞒着我？你的前妻和你一样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人民立过功，纪念她有什么不应该？”说罢，这位平常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的老太太竟亲自叫来一辆出租汽车，和赵子岳一起陪侄儿去了公墓。老伴的深明大义，使赵子岳感动不已。

1983年，赵子岳有感于青年演员在迅速成长，为鼓励后辈，他决心献出自己的万元存款，做为“青年演员进步奖”基金。他捧着自己大半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存折深思良久，找到了老伴说：“我要献出一万元给青年演员，你看成不成？”

“你存了一万六千元，为什么献出一万？”

“考虑到你没有工作，万一我先走了，六千

元留给你。”

老伴不高兴了：“你为培养青年尽力，我也要为培养青年尽力，把一万元全献出吧！”

就这样，老两口争个不休。后来，还是赵子岳“耍了花招”，他对老伴谎说“钱全部献出”，直到献款事在全厂公布，木已成舟时，老伴才知道赵子岳还是给她留下了“防老费”。她又是生气又是高兴，生气的是丈夫“小看了自己”；高兴的是老头子知道心疼老伴。

近几年来，赵子岳年事已高，可拍片的任务却有增无减。为了照顾他，在拍摄《骆驼祥子》、《生财有道》、《迷人的乐队》等影片时，老伴就随赵子岳一起到外景地，当好赵子岳的“后勤”。摄制组特地把赵子岳老伴的名

字写入工作人员之中。事情被赵子岳知道了，他立即找到摄制组说：“拍片带老伴，共产党员不能开这个先例。请把她的名字去掉。”制片主任劝说：“您七十多岁了，不该有人照顾？”赵子岳严肃地说：“应该有人照顾，但不该花人民的钱！”最后，摄制组只好依了赵子岳，当赵子岳个人掏了腰包支付老伴的路费、饭费之后，这对老夫妇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以后就这么办！”

在赵子岳的影响下，老伴对表演也有了兴趣。前不久，在安徽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朱元璋》中，赵子岳扮演地主，他老伴扮地主婆。看着老伴的表演，赵子岳夸赞说：“真看不出来，我这老伴还有表演天才哩！”老伴也不饶他，还嘴说：“别觉得你了不起，我不在家，你连衣服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郭辛摘自《卫生与生活》)

“杨在葆要结婚了。”
杨在葆的姐夫陈静原，喜滋滋地说。

三年前，杨在葆的妻子夏启英病逝了。他们结婚数十年，风雨同舟、苦乐与共，感情很深。爱妻突然病逝，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一心想与儿女和年迈的岳母相依为命。几年内不考虑再娶。

但是两年后，一位年轻的女性闯入他的生活，她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陈丽明。她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透着温情。因为拍《双雄会》，他们相识了。饰演张献忠八姨太的陈丽明与饰张献忠的杨在葆自然有较多的接触。对于陈丽明来说，杨在葆一直是她敬重的演员，他的不幸中年丧妻，也在她心中激起深深的同情。摄制组里，杨在葆的谦虚钻研，他追求艺术的执着和工作中一丝不苟，废寝忘食，都深深感染和打动了她。她被这位男子汉的独特魅力征服了。她默默地

为杨在葆洗衣服，料理他的日常生活，还为他安排作息表，强迫他休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天长日久，杨在葆了解了陈丽明，也开始喜欢上了她。他感到小陈不光事业心强，尤其心地善良，性格温柔。但是，他却犹豫了。这样一位“硬派小生”的内心竟自认为是个“处理品”，年龄大，有孩子，又没有多少钱。在小陈明确向他表示爱慕之情时，他坦率地把这诸多顾虑和盘托出。陈丽明听了说：“我就爱你这个人！”杨在葆依然在犹豫，儿女们怎么看？拉扯自己长大的姐姐、姐夫又怎么看待这件事？他不敢轻易允诺。后来，他的儿女先后来到北京，与陈丽明有了多日的接触。

杨在葆的女儿杨红宇因腹内良性肿瘤动手术，陈丽明端水送饭，关心备至，两人相处得极好。临走时，女儿已实心实意地喜欢上陈丽明了。儿子也对

陈丽明印象很好，回去对外婆说：她各方面照顾爸爸，爸爸也需要人照顾，他一忙就忘了自己。后来，杨在葆到兰州讲学时征求姐姐、姐夫的意见。陈静原告诉记者：“我们对他讲，人家一片真心也不容易，孩子们又喜欢她，你就不要犹豫了。”不久，杨在葆写信告诉姐姐初步定下的婚期，并打算到兰州来度蜜月，想以后把退休的姐姐、姐夫接到北京去住。

(刘锡龙摘自《文萃》)



袁立，白庆华，陈丽明，张艺谋·13·

姜昆夫妇生活一瞥

夜，静悄悄的，快十点了，丈夫演出还未回来。她把饭温在锅里，又坐在灯下为丈夫赶织毛衣。他明天要去长春参加“全国十大笑星”授奖大会，东北天冷，穿上这件新毛衣，好抵御旅途风寒。

吃晚饭的时候，电视台的小张来串门儿，向她透露了一条“喜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总导演，又把他选为节目主持人。听说今年挑选得挺严，去年晚会的主持人，除了他之外，其余的人都换了。这也算“喜讯”？她有点哭笑不得。一年就这么一个春节，除夕之夜，谁家不是合家团圆，欢聚一堂。可她，只好又领着六岁的女儿南南，在电视机前与他团聚了。从一九八三年起，丈夫年年春节都要为电视台赶排录制节目，并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她只好自己带着孩子，采购年货，跑东跑西。一九八三年春节的前两天，孩子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她急得直想哭。当时他

正在燕京饭店赶录节目，她真想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但却没这样做，而是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了一天医院。她当时怎么想的呢？丈夫年年春节不能和我们母女团聚

又为了什么，还不是为让千家万户春节过得更愉快，笑得更甜吗？她理解自己的丈夫，支持他的工作和事业。

她和他是在北大荒插队时认识的，那里的冬天，何止“今夜有暴风雪”，几乎“夜夜有暴风雪”。八年的拓荒生活，他们建立了友谊、爱情。后来，他们双双调回了北京，几年的时间，他成了名演员。北京的公园、娱乐场所比比皆是，可是他平时却难得陪妻子和女儿去玩上一次。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做一位模范丈夫和讨女儿喜欢的父亲呢？只是时间对于他，过于吝啬，他实在没有闲暇。去年八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团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很体谅妻子的难处，当一个名人难，当名人的妻子更难。自己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很少，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忙里忙外，真不容易呀。虽然这两年北京市民生活中的“几大难”有所好



转，但上班要挤车，买菜要排队，孩子病了要上医院，工作忙了要加班，再加上她为省自己的时间，主动招揽的额外“负担”——回复群众来信，这些对于她来说，实在是难啊。

所有这些，他又怎会不知呢。他非常感谢自己的妻子，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有所造就，这里面也包含着妻子的一份心血和汗水，要不，怎么他一出差回来，便家里家外，洗衣做饭，忙个不停。虽然他的烹调技术还只能算“三流水平”，有时还把菜烧焦，可妻子吃起来却觉得格外香甜。

夜，已经很深了，她终于把丈夫的毛衣织完。这时，门铃响了，是他回来了，她急忙起身去开门……

她是谁？她是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名普通的妻子，她的名字是李静民。他是谁，你一定会很熟悉那张笑脸，他叫姜昆。

(肖忠摘自《妻子世界》)

《甘露寺》是马连良的拿手戏，他扮演乔玄，有一段“幼千岁杀字休出

口”的唱，脍炙人口。这段唱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灌成唱片，销路极好。可是有人指出：这段唱中“他有个二弟寿亭侯”一句里的“寿亭侯”是错的，应当是“汉寿亭侯”。三国时，有“亭侯”的官名，“汉寿”是封地名，如果把“汉”字丢掉，就讲不通了。形成此错，原因是师承的关系，以为一句唱中间，用三个

字比四个字好唱；又误认为“汉寿亭侯”四个字中的“汉”字，可能表示的是汉朝，汉朝的人说话，不必再冠以“汉”字，于是就把“汉”字省去。

马先生得知此事，不仅立刻在演出中改正，而且自己花钱，把唱片公司还没卖出去的唱片全部买回，准备毁掉。不少熟人劝他：“唱片卖得挺火，就差一个字，不会有人注



意，您为什么干赔这些钱呢？”马先生说：“唱错了一个词儿，我寒碜还是小事，可会让别人以此传讹，因错就错，那就是大事啦！”最后还是把买回来的唱片一一砸碎；又与唱片公司约定，重新灌制这一段的唱片。

(肖忠摘自《人民日报》)

海外版) 翻译
李良一 著
班主任

包公名拯，字希仁。他以廉洁著称，执法严峻。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告诫后代代

包公的家训

若是做官，一定要清明廉正，决不允许伤天害理，贪赃枉法；否则就不是包家子孙，死后不得葬入祖坟。

(小荣摘自《古今中外》)



美国女护士玛格辛德，在工作中发现移植人体内脏器官可造福患者。于是她表示：“死后愿将自己的内脏献给医学。”1983年7月21日，她死于交通事故，年方20岁。按她生前的意愿，医生把她移植的内脏器官分别移植给相应的患者。

在她死后的第二天，心脏被送到亚利桑那大学医院，移植到一位42岁的男性心脏病患者身上，挽救了这位病人的生命。她的两个眼角膜被送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医院，分别移植给一位14岁和一位19岁的姑娘，使她们重见光明。她的一个肾脏移植给圣安东尼奥医院的一位肾脏病患者，另一个肾脏则远渡重洋送到日本，移植给一个日本病人，使两位患者身体康复。

(小林摘自《天下奇闻》一书)

成千上万的盲人

重见光明

是她的贡献

最美丽的

罐头的发明

18世纪末拿破仑为了独霸整个欧洲大陆，对沙皇俄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不久就占领了莫斯科。正当拿破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际，突然传来了法军全线溃退的消息。顿时，整个法国人心惶惶。原来，当法军占领莫斯科后，他们所带的食物已基本腐烂变质，由于战线太长，食物供给不上，使法军惨遭重创。

为了解决食物长期贮存不变质的问题，拿破仑又下令巨额悬赏，在赏金面前许多人跃跃欲试。马赛的食品专家尼可拉·阿培尔为了博得妻子的欢心和爱情，也卷入到这场角逐之中。经过十一年的潜心研究，阿培尔先生终于得到了政府的赏金和妻子的爱情。首先他用高温把食物煮熟来杀死细菌，然后用罐式的瓶子将食品放入，再封住瓶

口，使之不漏气。当人们把这只重一点八公斤的红烧马肉罐头打开时，食物却安然无恙。从此，罐头食品就开始流行了。

(吕豫湘摘自《现代家庭报》)

山口百惠由一个穷家女变成光芒万丈的巨星，随后退出娱乐圈作为她对日本艺坛的“报复”。一九七八年，当山口百惠成为天之骄子时，她的支持者来自各行各业。那时曾传闻她因对节目制作不满，宣布独立。就当时她与友好的热恋程度来看，绝不会考

虑要在婚后立即退出影坛。她当时最信任的一位B氏经理，正为她的独立进行组织的新“山口公司”活动，东京电视台的某编导也准备一笔巨款投资，以支持她的行动。可是B氏突然背信弃义，决定留在原公司行

动。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尚且如此，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她暗下决心，非要同这个无情无义的艺坛报复不可。她知道自己一身

退出艺坛，便是她唯一的“报复”。

(梦旭摘自《山城电影》)

清太祖索人参

清太祖努尔哈赤，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叱咤风云的猛将，却很少知道他还卖过人参，是个颇有改革精神的理财家。

原来他十岁就死了生母，受到继母虐待，十九岁时便让他分家另过。那时候，他住在山峦起伏、林木茂盛的建州，那里山货很多，尤其盛产人参。努尔哈赤就上山采榛子、松子、蘑菇，挖人参，打猎，然后背着这些东西，赶两天的路程到明朝政府在抚顺开设的马市上去卖。卖了钱，再从市上买回日常生活品和农业生产工具。

那时候，在女真人卖出的商品当中，人参占很大比重，可是人参不能久存，女真人只好采用旧法把新鲜人参用桦树皮包起来，用水湿润着。但汉族商人往往嫌参太湿，不愿意买，湿参又放不了多久，时间一长就烂了。女真人只好把价钱降得很低，以便尽快卖出。

一五八七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今辽宁新宾旧老城）修建了汗王城。他把其他几支女真人也统一到自己的麾下，这时候，他虽然不再亲自到马市上去卖人参等山货了，但对这项商业活动仍然十分重视。一六〇五年，建州的人参获得大丰收，这本来是件大喜事，却给女真人带来了苦恼，这成千上万的鲜参销售成了难题，即使压低售价，也一时难以全部卖出。

努尔哈赤看到老法子已不能适应新情况，便大胆地提出改革人参贮存法。他要大家把鲜参煮熟、晾干，这样的干参既可以长期保存，又可以慢慢出售。但很多人都反对这样做，担心一旦不成，会彻底赔本。努尔哈赤打破陈俗之见，果断地坚持试验煮参法，结果证明效果很好，干参拿到马市上，深受汉族买卖人的欢迎，赚了成倍的钱。

此后，女真官商便携带大量人参，经常到马市出售，甚至到朝鲜进行交易。人参买卖在女真人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今天用的干参泡制法就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

(张文摘自《当代工人》)

山口百惠的“报复”

一个耳光
一架飞机

蒋介石有个侄儿叫蒋国柄。蒋国柄曾留学日本，娴习军事。然而，叔父蒋介石并非没有培植他，只是国柄少年气盛，骄傲自持，给叔父的印象很坏。国柄游学回国到家时，正碰上蒋介石在溪口。蒋国柄自持叔侄关系，戎装一身，威风凛凛要谒见叔父。庵前卫士不知他是谁，严厉挡驾，双方出言不逊，引起冲突。

蒋介石见此状，心中不悦。一息之后，便问蒋国柄：“你来做什么？”国柄自知大错，低声回答：

“刚从日本回来，请叔叔分配工作。”蒋介石口中唔了一声：“你要做什么？”“我想当团长。”

后来，手谕下来，竟是个“连长”。蒋国柄很不服气，呆在家中，不去报到接事。又由于妻室欠和，思想钻入牛角尖，竟得了“精神

“病”。似痴似呆，在街上疯疯癫癫，见人就骂，动手就打。

经医治后，时愈时发，一次，他到了上海，住在中央旅馆。这家旅馆是上海闻人陆连奎的私产。蒋国柄乘电梯时，不小心踩着一个少奶奶的脚。哪知这女人是陆连奎的姨太太。后面的“跟班”向

袁世凯一九一六年元旦正式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做皇帝就得穿龙袍，登基之前，总统府给做了一件龙袍，绣龙九条，蜿蜒全身，袁世凯看了不大高兴，认为这是九条散龙，龙气不团聚。于是又命重新做了一件九团团龙袍，每团绣全龙一条。龙袍做成之后，袁世凯曾试穿两次，进行登基演习。可是到了登基那天，全国讨袁的呼声四起，袁世凯没敢穿龙袍，

袁世凯的龙袍

而是穿着总统服当了皇帝。到了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终于破灭了。至于那件散气龙袍，袁世凯“赐”给了京剧老生刘鸿声了。袁世凯生日那天，刘鸿声被请去给袁世凯唱《斩黄袍》，演得非常精彩，袁世凯大悦，对刘鸿声说：“我这里还有一件龙袍，就送与你了。”后来，刘鸿声到各地演戏，唱《斩黄袍》时，就穿着真龙袍上台，行头华贵，名声大振。

(宋元摘自《南昌晚报》)

《詩經》卷之三

国旗起源于中国

据考证，以“旗”来表示民族、组织、集团和国家的形式，首先起源于中国。早在公元前一千一百一十二年前周朝，就已打出了白色旗帜。到春秋时代，“王旗”在中国已非常普遍。后来，这种以一根竿上系一面布的标志，传遍亚洲，慄悍的阿拉伯铁骑又把它带进欧洲。随着伊斯兰大军的远征，这种形式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

打我耳光，准备付出多少钱？”“跟班”越发为虎作伥，边讥笑边逼蒋国炳到电话机旁，要蒋打电话到市政府，存心出他的“洋相”。哪知吴铁城果真亲自接电话。这一下那“跟班”呆若木鸡了。

吴市长电请南京指示，又向租界工部局要求引渡陆连奎。消息传开，急得陆连奎象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正倡导“航空救国”，南京方面要陆连奎捐献飞机三架，说是一记耳光一架飞机。后来以法币15万元了结。

(郭欣摘自《科学晚报》)



解放初期，豫南某村的邢石滚在山沟里拣回一只正吃奶的狼崽子。天已黄昏，狼崽嗷嗷待哺，石滚顺手把狼崽扔到猪圈里正在吃奶的一堆小猪中间，崽狼立刻毫不客气地吮起了猪奶。不知是天黑眼花还是出于母爱的天性，母猪只瞅了一眼这陌生的小客人便又若无其事地躺下了。

午夜，猪圈里传出一阵尖厉的嚎。石滚惦记一窝小猪，点着马灯，掂起钢叉便欲出去驱狼，吓得媳妇连拉带拽喊祖宗，“一窝猪娃值几个钱，你要有个好歹……”也凑巧，这时猪圈里又响起一声特别凄厉的狼嚎之后，便静了下来，只是间或有几声猪哼声。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石滚手握钢叉屏息宁气地来到猪圈旁，竟然发现一只母狼直挺挺躺在猪圈里，

(于爱萍摘自《洛阳日报》)